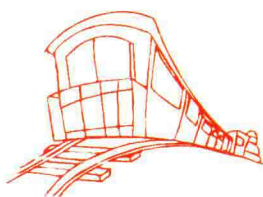


盘晓昱 / 著



Hey,
are you waiting for
a train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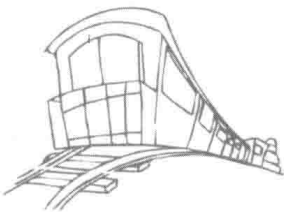
喂，
你在等
一列火车吗





广西 2014 — 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喂， 你在等 一列火车吗



WEI,
NI ZAI DENG
YILIE HUOCHE MA

盘晓昱 /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喂,你在等一列火车吗 / 盘晓昱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 1

广西 2014~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ISBN 978-7-219-09784-7

I. ①喂… II. ①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2336 号

策划编辑 吴春霞
责任编辑 林晓明
责任校对 曾蔚茹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美术设计 李彦媛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印 刷	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2.5
字 数	220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1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9784-7/I · 1859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- 001 / 格桑花的春天
006 / 手绢糖果
010 / 琵琶语
015 / 牧羊笛下的公狼
022 / 木鱼飞翔
027 / 说好秋天就回来
031 / 亲爱的松鼠老爹
036 / 萤火虫之夜
042 / 怪物出没
048 / 酒瓶里的精灵
055 / 喜欢蓝山的味道
061 / 我被一只兔子绑架了
066 / 女巫在线
075 / 喂，你在等一列火车吗
080 / 给青蛙一个吻

- 083 / 周庄蝶幻
- 090 / 蓝山上的梅花鹿
- 097 / 我们是谁
- 102 / 吹糖的老爷爷
- 106 / 我嘴巴里有头猪
- 110 / 神奇的橡皮擦
- 115 / 我的同桌是癞蛤蟆
- 120 / 吐蜘蛛丝的孩子
- 126 / 豆芽齿
- 132 / 影子出窍
- 138 / 鸽子，鸽子
- 144 / 桃之天天
- 149 / 火狐狸的枫叶
- 156 / 穿越5分钟
- 162 / 拯救小猴
- 167 / 水井里的秘密
- 173 / 我的癞蛤蟆弟弟
- 178 / 雪糍粑
- 184 / 欢迎来到半边村
- 191 / 宠物影子

一

“歇一下吧，就在前面那棵大树下。”阿妈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，脸颊上冒着大大小小的汗珠。

“阿妈，我们……快到家了吗？”妹妹格鲁琪趴在妈妈的背上，惨白的脸也在冒汗，小嘴巴努着，嘴唇干枯皴裂。

此刻，一望无际的雅努大草原没有一丝风逗留，一股股燥热从草地上升腾、漫溢。远远望去，只有明晃晃的阳光和热浪在袭击着草尖。

“格鲁娅，你去打点水来。”阿妈拿头巾给妹妹不停地扇风，一边抚摸着妹妹瘦小的脸。

“好的，这就去。”我去袋子里找水壶。

“阿妈，我会好起来吗？”妹妹努力地抬起头，望着阿妈，眼皮好像困得睁不开了。

“当然了。医生说你会很快会好起来的。”阿妈别过脸，用袖子抹去眼泪，强挤出一个微笑。

“妹妹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我一边祈祷着，一边快快

朝远处的一条小沟跑去，那里盛开着大片大片的格桑花，白色、紫色、红色、粉色……小蜜蜂在忙着采蜜，各种各样的蝴蝶翩翩起舞，花香四溢，这是格桑花的世界，格桑花的天堂！让我忘记了一时的闷热和难过。

小沟里的水清澈凉爽，蓝天、白云静静地倒映在水里，我俯下身，一头扎在水里，咕咚咕咚地喝饱了肚子，才拿水壶装水。

就在我装水的时候，倏然，水里倒映出一只狐狸，一只在向我挥手的红狐狸！毛发在阳光下泛着光芒。

二

“嗨！你好，真不好意思，把你吓着了。”

我瞬间惊跳起来，才发现真的是一只红狐狸在跟我打招呼。红狐狸不好意思地摆动着火焰般的大尾巴，又伸出一只手，想跟我握手，见我还在惊讶中，手于是停在半空中，握不是，缩回也不是。

“你……你好……”片刻，我才回过神，战战兢兢地伸出手跟红狐狸握手，然而那只毛茸茸的手握上去，给人一股亲切感。

在大草原生活了十年，我见过大大小小的狐狸和狼，但还真的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会说话的狐狸。

“格鲁娅，你妹妹怎么啦？”红狐狸喝了一大口水，抹着下巴，回头问我。

我又是大吃一惊。红狐狸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该不会是遇上狐妖了吧。以前听别人说，这一带经常有狐妖出现，专门吃小孩，要不就是把小孩变成狐狸。

“我们……认识吗？”说着，我连连后退，做出逃跑的姿势。

“别害怕。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红狐狸告诉我。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从一个猎人手中救了一只小狐狸，那只小狐狸就是它。

我在记忆里快速搜索着曾被我救过的那几只小狐狸。

“看，我脚上的伤疤，是被猎人的铁夹子夹住留下的。”红狐狸伸出一只脚让我看。

这下，我全记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一只，是我从桑路大叔那里要回来的，当时小狐狸的脚险些被夹断，我还叫阿妈去采草药给小狐狸治疗呢，后来被阿爸臭骂了一顿。

“你妹妹得了什么病？”红狐狸又问。

“唉！”我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抬头望向蓝天，其实，是不想让泪水滴下来。

“妹妹得了……得了绝症，无药可治，医生说她活不到一个月了。”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将忍藏了许久的悲痛全倒了出来，哭得一塌糊涂。

红狐狸默默地拥抱着我，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。我大把大把的眼泪以及鼻涕都抹到红狐狸的毛发上了。

不知哭了多久，我才记起来阿妈和妹妹正等着我的水呢。

“我得走了，谢谢你的安慰。”这一次，我先伸出手和红狐狸握手。

就在我准备起身离去时，红狐狸好像想起了什么。

“等等，我给你妹妹采一服草药，虽然不能让病痊愈，但至少可以让她多活上一两年。”

说着，红狐狸跑去采了几种草药给我。

“谢谢你，再见！”我握着红狐狸的草药，跟它挥手。

路上，我给妹妹采了一束鲜艳的格桑花。我想让妹妹的心情好起来，想再次看到妹妹那稚气纯真的微笑。

三

喝过水，妹妹有了点儿精神，看到我手上的格桑花，眼睛像从云朵里出来的月亮，亮闪闪的，小脸也像格桑花一样盛开。

“真好看。”妹妹闻着花香，陶醉地说，“等我……等我长大，不……不，等我病好了，我要种一大片格桑花。”

“好，我们种一大片……”阿妈抱着妹妹，目光伸向远方那片灿烂开放的格桑花。

继续赶路，阿妈又背上妹妹，我背着行李跟在后面。

如果我们的马车不卖掉该有多好啊。这样可以在两个小时里就回到家了。可是，为了给妹妹治病，阿爸阿妈把家里的几匹马和几百头羊都卖完了，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钱，都付不上医药费，为了凑到更多的钱，阿爸外出打工了。

想当初，我和妹妹喜欢坐在阿爸阿妈赶的马车上，唱着嘹亮的歌，赶着羊群，在草原上与风赛跑，与鹰竞速，把家从这片草地搬迁到另一片草地。可是，现在连一只羊也没有了，就连我和妹妹最喜欢的那只可爱的小羊羔也没了。

妹妹喝了那服红狐狸采的草药后，脸上竟然奇迹般有了血色，也可以下床走路了。

阿妈很好奇，问我熬的那服药是从哪里来的。因为阿妈知道我虽然认识一些草药，但还不至于达到会配草药的程度。

“是一个路过的人给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药。”我没敢把小狐狸的事情告诉阿妈，阿妈也没再追问下去。

生活好像又回到了从前，快乐又回到了我们家，我和妹妹又可以在草地上玩耍了。邻居桑提送给妹妹一只小羊。

就在我们草地上放羊的时候，我总会远远地望见一只红狐狸时而在草丛里跳跃，时而向我们这边凝望。会不会是那只红狐狸呢？

“姐姐，我好喜欢格桑花呀，我们在门口种一片格桑花吧。”妹妹嘴里噙着一根嫩草，说。

“好，我们种一大片，每搬到一个地方，我们都种一大片，直到把整个草原都种满格桑花，让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格桑花海中。”我牵着妹妹的手，妹妹的手还是很凉很凉。

一天清晨醒来，我出帐篷，发现门口放有一包种子，是格桑花的种子。包里还有一张小纸条：

希望这些格桑花种子能给你们带来好心情、好运气。

红狐狸

哦，是那只红狐狸。

我们把种子种在门口，认真地浇水，日子就在期待中度过。夏天来了，格桑花发芽了，长苗了，长高，开花了。各种颜色的格桑花挤挤挨挨，争相怒放，朴素而美丽，装点着整个短暂的夏季。

我们在花丛中与蝴蝶嬉戏，与蜜蜂捉迷藏，天蓝得高远而清澈，白云在轻轻移动。

有了格桑花，妹妹整个人更精神了，看不出是得了绝症的人。这期间，阿爸回来过两次，看到妹妹有了好转，更有了生活的动力和能量。就连我也差点儿忘记了妹妹是个生了病的人。

但是，我知道，红狐狸说过，妹妹喝了那服药，只是暂时延续妹妹的生命而已。就一年，一年啊。我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阿爸阿妈。我多想去阻止时间，不让它往前走，就定格在现在好了，可那只是空想。

秋天来了，又走了。冬天来临的时候，妹妹又变得孱弱了，脸上的血色

在慢慢失去，只在门口走动几步就要坐下来歇息。到最后，整个冬天她又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，连酥油茶也不想喝，说话也很小声了。

“我要死了吗？我还想在格桑花丛中跳舞呢……”妹妹吃力地说。

“不，你不会死的，绝对不会！我们还要一起种格桑花……”我握住妹妹冰凉的手，用力地摇着头。

冬天雪花四处飞扬的时候，妹妹最终还是走了，走得悄无声息，就像那雪花来时的轻盈。

四

“我妹妹去了格桑花天堂，这个送给你。”我把妹妹脖子上和我挂的一模一样的小铃铛送给了那只红狐狸。

红狐狸一言不发，接过铃铛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。随后，红狐狸转身狂奔而去，就如呼啸的冷风，跌跌撞撞，几次滑倒在冰雪中。

从这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那只红狐狸。

来年的春天，门前的格桑花开得异常热烈，鲜艳，一小朵一小朵向着蓝天，向着大草原，挺举着它们纤细的花蕊。

一天，阿妈领回一个小女孩。听阿妈说，小女孩没有家了，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。

“你好，我叫格鲁娅。”我握住了那只小手，一个激灵，我的手好像麻了一下。

“嗨，你好，我叫红。”小女孩微笑着说。她脖子上一个小铃铛在阳光下亮闪闪的。

晚上洗脚睡觉的时候，红挽起裤脚，我无意中发现她的脚踝上有一道很明显的伤疤。

夜里，月光柔柔地透进来，洒在床上，一撮毛发从被子里露了出来，像一束跳动的火焰……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们乡村的孩子们都拥有一条精美的碎花手绢。

手绢不仅可以当装饰品系在头发上，像一个蝴蝶结，也可以当汗巾擦汗，更让孩子乐此不疲的是把手绢卷起来，做成一个小巧的布糖果。

当我们把手绢做成糖果时，就在一起过家家，享受甜美的糖果。

那年的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无休无止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田野全被雪厚厚地覆盖。地窖里储藏的地瓜、萝卜、白菜都吃光了，一天两餐，甚至只有一餐的稀饭，饿得正值发育的我们，看到白茫茫的大雪就好像看到了白花花的馒头。

一天，当我们聚在田野上一起过家家，把各自的手绢做成糖果时，突然，一阵炫光闪过，就像是雪地上反射出一道阳光，刺眼。等我们回过神来，只见一个个糖果小人从我们的手中跳起来。那是一个个紧紧裹着大白兔衣裙的小人，一双双芝麻大小的眼睛，咕噜咕噜地转着，扁扁的嘴巴像青蛙嘴，他们的双手和双腿就像火柴

棍那么粗，也许是怕冷，手脚都在不停地战抖着。这么小的小人，我怕一不小心打个喷嚏就能把他们吹到天上。

“嘿！小朋友们，你们想吃糖果吗？”我手上一个稍微大一点儿的手绢糖果小人咬着牙，扛着糖果，步履蹒跚，喊道。显然，手绢糖果小人太小了，扛一颗糖果对于他来说就像扛一捆柴火。

手绢糖果小人们满头大汗地给我们分发糖果，那糖果散发着奶香。

看着这不可思议的场景，我们都惊呆了，一时不敢伸出手去接手绢糖果小人的糖果。

见我们迟疑的样子。手绢糖果小人们把糖果塞进我们的手心里。我迫不及待地撕开糖果的包装纸，把糖丢进嘴巴里。

“真是甜啊——”一股奶油的香甜味，瞬间包裹了我的每一个味蕾，仿佛我也成了一颗奶油糖果。

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，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香甜的糖果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

这个秘密当然只有我们小孩子知道，我们约定，不能告诉大人们。

但是，把手绢变成糖果，糖果变成小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呀。

当手绢变成糖果，被我们吃掉后，手绢就不复存在了。

那个贫困的年代，一条手绢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，我们家里可没有多余的钱给我和妹妹再各自买一条。

看着别的伙伴嚼着父母再给买的另一条手绢变成的糖果，我和妹妹只有羡慕的分。

可是，糖果的香甜味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呀，我们一年到头很难得吃上一回糖果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能吃上那么几颗。

为了能再次吃到美味的手绢糖果，我和妹妹趁姐姐不在时，把她的手绢从箱子里拿了出来。

在雪花簌簌的田野上，我带着妹妹又开始了手绢变糖果的冒险游戏。

这一次，我和妹妹拿出姐姐的那块手绢。那是一块绣着绽放的梅花以及一对恋花的翩翩起舞的蝴蝶的手绢。我知道，那是送给我们未来姐夫的定情信物。

我把手绢从对角卷起，剩下四分之一时将卷起的两端向内折，使用剩下的角包住卷起的部分，一点儿一点儿抽开，再从两头的缝隙里慢慢地抽出手帕的头，将每一头打个蝴蝶结，当做到这个步骤时，柔软的手绢在我手上奇

迹般慢慢变硬，溢出奶香，一颗真的糖果就变成了。

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一道炫目的光闪过，荧光粉纷纷落下的同时，一个手绢糖果小人跳起来。这个糖果小人穿着梅花裙，头发上系着蝴蝶结，在我们面前旋转着，很漂亮。她对我们优雅地作揖，然后从裙腰小巧的口袋中掏出一颗小巧的糖果在我们面前晃了晃。

我们的眼珠也跟着晃动起来，甚至晃得我们的口水都要掉到地上了。

“嘿，想要吃这颗糖果吗？”

我和妹妹使劲地点点头，同时伸出手去接糖果。

“但是，如果你们吃了这颗糖果，你们的姐姐就没有定情信物送给她心仪的男朋友，也因此会造成双方误会、感情破裂。退一步来说，即使你们的姐姐要结婚，出嫁时，将会没有美美的新娘衣服穿。还有，在婚宴上撒给大家吃的喜糖也将会是苦的。”那个手绢糖果小人很严肃地对我和妹妹说。

我和妹妹被糖果小人的话吓住了，不敢去接那颗糖果。

“嗯，看来你们都很善良，你们一定会挺过难关的。”

我把姐姐的手绢放回了她的箱子，想象着姐姐出嫁的那天，我和妹妹吃着甜甜的喜糖的样子。

但是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我和妹妹饿得皮包骨头，妹妹的体质比我弱，她病倒了，甚至快要死去。

那一天，伙伴们来看我妹妹，他们个个手上拿着手绢，决定要给我妹妹变一些糖果，让我妹妹跨过鬼门关。

手绢又一次变成糖果，糖果又变成小人。这次，变出的小人们显然比平时变出来的还要小，他们列好队，蹦跳到妹妹的脸颊上，然后将一颗颗糖果剥开，放进妹妹的嘴里。当妹妹舔过奶油糖果，惨白的脸瞬间红润了。妹妹挺了过来，那是来年的春天了。

可是，伙伴们再也没有了手绢。

“太谢谢你们了，是你们救了我妹妹，等我长大后，我一定给大家绣很多块精美的手绢。”我对伙伴们发誓。

伙伴们并没有因为失去手绢而伤心或遗憾，大家又聚在一起玩了。

多年过去了，我和妹妹长大了。

村里各家各户也渐渐富裕起来，伙伴们个个都拥有好几条手绢呢。还有，伙伴们每天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糖果。手绢做糖果的游戏被大家遗忘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和妹妹拿着一条真丝手绢试图再做一次糖果时，才发现

竟然再也变不出来了。

我把这件事告诉当年的伙伴们，伙伴们也试着拿手绢做糖果，可是，做了很多次，都没能做成功。

伙伴们并没有因此而失落，因为他们已不在乎用手绢做出糖果来吃了。

只是，于我而言，手绢做糖果已经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了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无论物质多么丰富，我都不能忘记那段艰苦的岁月，不能忘记那些手绢糖果小人。

清晨，细雨绵绵，薄雾笼罩着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，弥漫在仙湖的水面上。湖上几尾渔船，娴静地停泊着。小镇上的石板路湿漉漉的，映着行人的影子。人们有的打着油纸伞，有的戴着斗笠披着蓑衣，有的直接把簸箕顶在头上，快步地走过玲月桥旁的补锅匠铺。

“师傅，早啊！”

“师傅，我的铁锅补好了没？”

“先帮我赊着，下次有钱我再补上啊。”

.....

路过的行人不时地跟补锅师傅打着招呼。他们脸上滴着水珠，却掩饰不住脸上的微笑。

门前的瓦楞上滴滴答答地滴着水珠，落在大芭蕉叶上，晶莹剔透的水珠在晃动，像在绿色的舞台上跳舞。

烟雨朦胧，一只小燕子唧的一声，穿过小巷，穿过雨雾，躲进了补锅匠铺的屋檐下。

我抬头抹了一把鼻子，看了看停落在梁柱上的燕子，又继续拉风箱。

呼啦——呼啦，呼啦——呼啦。风箱在我手里有节

奏地响着，像一首单调的乐曲。

就是这样的乐曲，我每天每月每年地弹奏着，整整弹了六年。

此时，爹爹右手用耐火泥的特制小调羹舀一勺铁水，倒在左手的一块厚厚的“尿布衲”上，布上有一撮爆灰，倒上去的铁水像一粒朱砂弹珠，然后，他迅速地将“朱砂弹珠”抄在锅底的漏洞处，右手再用潮布卷子，在“弹珠”上一揉，一按。霎时间，那“红弹珠”变成了“黑烧饼”，牢牢地趴在锅底的缝隙中……

这样的程序，爹爹每天都在重复着，他好像对此乐此不疲。

“师傅，劳您补一补汤锅。”

一声轻柔甜美的招呼在我耳边响起。

我下意识地抬头。只见一位穿着白裘披肩的夫人打着小巧的红色油纸伞走了进来。

那位夫人抚了一下白皙的脸庞。那脸庞上氤氲着淡淡的忧伤，她眉间一颗美丽的朱砂痣让我多看了一眼。

爹爹接过汤锅，举起来对着天空瞄了瞄：“嗯，有个沙洞。稍等，很快就能补好。”

夫人便坐在门口藤椅上等着。

夫人修长的手指托着腮，望着门外迷茫的雨雾，轻声叹息，如湖面的涟漪荡漾着。此时，她的眼里多了一层水雾一样的东西。

我拉着风箱，时不时地瞟夫人一眼。

“妞妞可乖，鼻子黑了，来，我给你梳头发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夫人走到我身后，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红木梳，给我梳起头发来。

我刚开始扭捏了一下，但很快就安静了。我乱糟糟的头发在夫人那轻柔的手指间变得乖顺起来。扎好马尾辫后，她给我别上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

那个蝴蝶结便在我心里轻扬飞舞起来。

爹爹朝我看了看，嘴角微翘，又埋头继续补锅。

“好了。”爹爹用汤锅装了一些水，试了一下，说。

“劳您费心了。”夫人接过锅，双手作揖，轻盈地踱出门外。

夫人撑着油纸伞踱入雨雾中，我的眼睛也跟随着飘远了。

小镇的夜是在碎雨绵延中降临的。

晚饭后，爹爹躺在藤椅上，悠闲地抽着水烟筒。

咕噜咕噜——一阵响声后，烟雾便从竹筒口冒出来，在爹爹的脸上缭绕。

我无聊地扒着炉火里的柴火，火光映红了爹爹的脸。

“我娘到底长什么样？白皙的瓜子脸？水帘一样的眼睛？也像夫人那么漂亮吗？”我问爹爹。

咳咳咳——爹爹猛地咳嗽起来，拿着烟筒的手在战抖。

我去给爹爹捶后背。爹爹平息了咳喘，又继续抽烟，那烟雾将他的眼睛给淹没了。

见爹爹没回答，我便独自去睡了。其实，像今天这样的问题，我已经问过好多遍了，虽然我知道爹爹是不会回答我的。

那位夫人是在隔了半个月后才来的，她来补一个煎锅。一样的江南雨天，一样的湿漉漉。还是那件白裘披肩，还是那把红色的油纸伞。但是，今天夫人还抱了一把琵琶。

夫人歇息一下，就又给我梳头发，扎马尾辫。

爹爹埋头给夫人补锅，始终没看我们一眼。夫人的手指在我头发上停顿了一下，“唉——”轻声的叹息在我发丝间移走。一滴冰凉的泪，滴落在我的后颈上，沁入我的皮肤。

呼啦——呼啦，呼啦——呼啦。风箱依旧有节奏地响着。

夫人给我扎完头发，拿起了她的琵琶。琵琶在夫人手中，像着了魔，琵琶声袅袅而起。

像湖面掠过轻燕，水波荡漾。

像轻风拂过细柳，絮絮低语。

像轻舟横过月桥，空洞悠远。

像泉水蹚过晚霞，清脆透彻。

我下意识地转身瞥了一眼夫人。夫人轻柔优雅的手指在琴弦上跳舞，又像一朵又一朵的花儿在轻盈地盛开。

让我大吃一惊的是，此时，夫人身后凭空长出了一条长长的白绒绒的像拂尘一样的东西。

我的脑门沁出了点儿汗。我借故捡柴火，又看了一眼夫人。是的，确实是一条尾巴，从夫人长长的披肩下伸了出来。夫人依旧忘我地弹着琵琶，那琵琶声幽婉，低沉，婉转。

夫人的眼帘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。

“好了，夫人您看看。”爹爹的声音响起。

琵琶声顿时消失，恍若梦中醒来，夫人装好琵琶，接过煎锅，对爹爹扶